

談付出 (GIVING)

——從一位默默耕耘扶輪的拓荒者說起——

國際扶輪第 3520 地區前總監邵偉靈(1999~2000)

“When you give someone else more dignity, you have more to give.”

「當你給他人愈多的尊嚴，你愈會有更多的可以給與。」1989-90 年度 RI 社長艾企和所說的一句話。

在那年度擔任本地區的地區總監蔡仲伯 (Bridge) 也曾對付出或給予 (Give) 作過另一種的詮釋。他常大聲疾呼：**“扶輪就是服務**。身為扶輪社友，就早已立下了誓言要不斷地做犧牲奉獻的付出，來竭盡所能服務人群，回饋社會。否則，只是位掛著扶輪徽章，不肯犧牲與奉獻，虛有其名，空占職業分類的扶輪社友。對扶輪運動而言，毫無任何意義。”所以，在那一年 PDG Bridge 不斷地激勵我們要**“享受”**就先要**“付出”**。並且，鼓勵我們一起**“享受服務、犧牲奉獻扶輪的樂趣”**。PDG Bridge 這種服務與犧牲奉獻不斷付出的理念，促使他十三年前毅然決然地開創了一個具有一致服務與犧牲奉獻強烈使命感兵團式的扶輪社。同時，在他擔任地區總監任內也因這種勇於付出的精神，接受了當年 RI 社長艾企和的邀請前往大陸勘察，為恢復大陸扶輪運動而努力。PDG Bridge 的中原探路之行使他在歷史交替上踏出中原扶輪擴展的第一步。數年前，他就曾盡心力為台灣扶輪四個地區擴展成七個地區另一個歷史艱鉅的工作而努力。PDG Bridge 這份**“享受服務，犧牲與奉獻扶輪樂趣”**勇於付出的情操。再再讓我覺得他實在像似位默默耕耘扶輪的拓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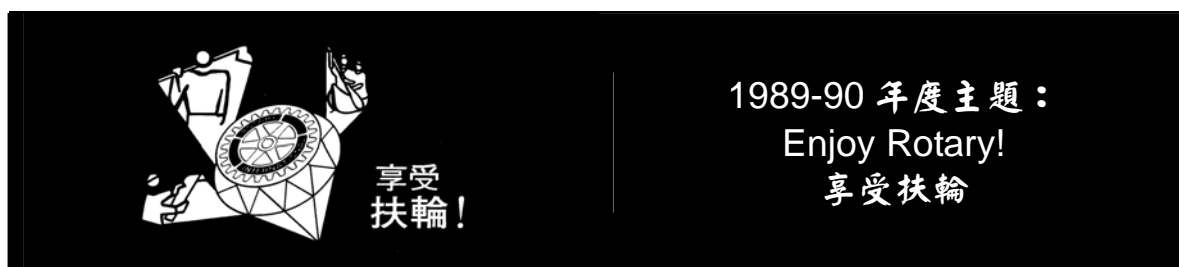
“If Rotary’s meaning is to give, I am proud to belong to it.”

「假如扶輪的意義就是給予，我很高興我歸屬於扶輪。」RI 前社長 Saboo 說了句讓我非常感動的話。其實，就醫學觀點來說，金錢的給予—捐錢 (Money- Giving) 的行為是一種衡量一個人精神健康與否的標準。一般慷慨的人很少會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因為，當我們在付出時，會使我們超出我們自己。也就是說當我們把我們的想法轉向其他人的需要時，我們的自我關懷 (Self-concerns) 的念頭便會逐漸消失。所以，RI 前社長 Saboo 會說**“給予就是一種生活。重要的是你自己究竟給予了多少？那就會使你的生活昇華了多少。”**不過，在扶輪的付出或給予並不侷限於金錢。我們認為扶輪最好的給予應是我們的時間 (Time)、承諾 (Commitment)、關心 (Care)、努力 (Effort) 以及我們的智慧 (Wisdom)。金錢對扶輪來說不過是**“給予”**的一種工

具而已。它不應該是來自我們剩餘的物資，而應是出自於我們的同情心。所以，馬丁路德為什麼會認為“施捨者的心會使禮物貴重”。而我們的 RI 前社長比爾·韓德立不也曾強調在我們扶輪領域中的底線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可以衡量的只有服務，所以扶輪社員應獻出他們的時間、才能與智慧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至於，我們要如何來做好我們扶輪的“付出”？我想除了前面的體認外，我們還應有扶輪的服務是一種不求回報的付出，親自動手、義工服務的觀念。同時，我們也要如同 RI 前社長巴斯一樣“施比受多”（I give more than take.）而且，我們還要注意到“給予的方式要比給予的東西來得重要。”易經有云：“以前民用”——在人民還沒想到之前先想到，而且要先去執行人民所需之事。這不也正是 RI 前社長布朗所倡導的一種扶輪服務哲學的新觀念。我們不再是「『替』社區來工作」（Work “for” the community），而應「與社區『一起』工作」（Work “with” the community）的一種提供社區真正需求，有效率給予的服務方式。此外，我們還要謹記 RI 前社長克利佛·陶德曼所說的一句話「人生最大的滿足就是『施予』一個在我們離開後還會繼續長久生存的運動。」所以，假如我們想要享受扶輪，我們更應對我們的扶輪運動付出我們奉獻與犧牲的決心。

最後，讓我們一起學我們扶輪的拓荒者 PDG Bridge，來陪著 RI 前社長艾企和為改善他人生活的品質，而“付出”我們的時間與才能。到時我相信，我們的身心與道德一定會在我們付出時也獲得了提昇。而我更相信當我們一起把尊嚴“給予”他人時，同樣的我們自己的尊嚴也必定會一起獲得成長。



1989-90 國際扶輪社長
Hugh M. Archer (美國)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 1989-90 年度地區
總監蔡仲伯 Bridge (大同社) 伉儷